

## 七、回國後

### 中學半年大學一年之教學生活

#### 五大惡魔依然存在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自小學以至研究院所讀之書有無萬卷，我未曾計過，但所行之路誠不止萬里。禹貢九州，我已到過的有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共計六州，北自河北省南至湖南省我都親身到過；所未到過者有河南之豫州，以及華西之梁州與雍州，三分天下已遊其二，國外方面除日本鄰邦外已遊過美國四十八州之過半數，各地之風土人情，已略有所知，如到中國鐵路做事，必有機會到西南諸省服務，將來或有可能再遊美國東部及西歐各國，於願已足，國家如有用我之處，除鐵路機械知識及技術外，我有這些親身體驗，對外人辦交涉亦必游刃有餘。

我出國時中國雖已爲共和政體，但北京政府命令不出都門。所有南北各省皆由軍閥割據，各據一方，自立政府，自徵賦稅，力量較大者還自行向日俄英法借款自享，不顧國家之存亡不顧民生之疾苦

。孫中山先生雖南北奔馳，大聲疾呼要求大家息爭救國，無如說者諄諄聽者藐藐。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後，蔣中正先生繼起努力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揮兵北伐，節節勝利，國民政府在南京定都，諸事待舉。

當時中國社會情形，縱然胡適之先生曾經說過：「我們已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的樂觀話，我離開中國去美的時候，中國社會的五大惡魔還存在着，那五種惡魔呢？就是：「貧、病、愚昧、貪污、擾亂」。貧是國家生產不足，病是醫藥不講，愚昧是教育不普及，貪污擾亂是軍閥割據局面所養成。四年後歸國這五魔仍在猖獗，要如何精進方能掃除這些病根，是有志者當前的課題。

軍閥搗亂，我自身就吃了大虧。當日北京政府把我派出去，說明每月生活費為四十五元，此數祇為清華學生九十元之一半，一到美後祇收到兩個月月費，以後分文未見！回國川資亦由自墊，共計欠約三四千美元。到上海後方知北京政府為段祺瑞執政，這筆欠款應該向誰去要？話又說回來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假如他們沒有欠款，月費源源寄到，我就不會去做苦工，也就不會有實習的機會，不會旅行各地，熟習美國各州之人情風俗，更不會學得修理製造機車車輛之各項技術。

## 家口平安自務守則

我到上海時，心中所煩慮者為母親及拙妻所賴以生活之北寧路實習津貼，如此數亦被扣除，則老

少生活均無着落。所以到仙女鎮家中時，除問平安外即首問每月家用按期寄到否。詢知此款向未中斷，此心較安，而對此事負責之孫鴻哲（揆百）先生非常感戴。孫先生爲唐山同學伊利諾同學孫立己兄之父，原任北寧鐵路機務處長後昇爲副局長，爲機務老前輩，德行能力皆爲儕輩所景仰，我家四年未受飢寒所窘迫者，孫先生之力也。先生原籍無錫，吳稚暉先生同鄉。國民政府成立南京後，江蘇省政府創立於鎮江，吳推荐孫爲建設廳長。

到家後，親友宴會未能免俗，但當前急務談不到大展鴻圖祇求得一噉飯之所。又想在入世之初應先立一做事標準及預求之生活習慣。自思要改變社會必先自立榜樣「其身正，不令而行！」我自己在家私訂了幾條原則，五條消極的，五條積極的。消極的爲：一不貪污，二不娶妾，三不吸鴉片烟，四不營私舞弊，五不害人利己。積極的爲：一要勤儉，二要孝養父母，三要教育胞弟與子女，四要照顧嚴家子弟，五要提攜後進。這是最限度的原則，所謂「卑之無甚高論！」當時希望一生辦到。現在五十年後結算總帳，自己覺得一切都做到了。所以到今天過退休的日子是不愧不忤可以告無罪！回想我們這一代，是新舊兩種生活方式接替的中間一代，要盡雙重責任。舊方式是孝順父母，並不須盡教養子女之責；兒子不肖者，父親長輩均有宣布不再教養。他出門的權。新方式是教養子女不須盡孝順父母之責，自己生活優裕父母窮苦不能自活時他也不覺良心的責備。我們盡過了雙重責任，到頭來也不見得辛苦過分。

在家閒住些時也就厭了，打算出去找事，除向南京中央大學自荐求職外，先到揚州城裏母校中學

尋尋機會看。到揚州後先到東關街羊巷第八中學找校長。到了學校門口，看見一個新招牌是江都縣立中學。即與門房某攀談方知江蘇省立第八中學及第五師範合併爲江蘇省立揚州中學，地址在西城大汪邊原來第五師範地址，第八中學名稱取消其設備亦移去大汪邊。揚州中學校新校長爲周厚樞（星北），原來第五師範校長任誠與上海教育會會長黃炎培等舊教育系全部去職。我乃雇車直奔大汪邊求見周校長。周與我爲八中同學，我比他高一班，本來很熟，見面後除向他道喜外並說明暫時失業要到母校教書之意。周聞後大喜，他說：「正缺教員，名教授從天而降我校之福，請即日上課。」當即告辭回家攜取行李，下星期一即入校上課，此爲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的經歷。

所教課程爲中學數理並加特別班之微積分，學生純良用功，教學雙方融洽。當時我的態度爲暫時找飯吃，每月薪水約一百五六十元，足夠自己生活及養家還債之用，好在課程用不着準備，上堂時將課本簡略一看，即照題發揮，說來頭頭是道，聽者亦津津有味，究竟不能用我所學，心甚不愉。年底得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周仁（子競）先生函稱大學將聘我爲副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非常得意，當即函覆接受並將於一九二八年二月間到南京上課。

我在母校中學教過兩次書，一在一九二二年交大畢業後，一即此次留美歸國後，所教學生亦不下二三百人，但出校即互相忘記，從來沒有再在校外見面亦未通過一次信。五十年後一九七五夏，我在美國西海岸交大同學會年會中碰到兩位，一叫朱恩隆揚州東鄉宜陵人，他交大畢業後曾在國內工程界服務，抗戰勝利後派去美國史丹福大學深造，後即留在大學爲大學研究員極有貢獻，我與見面後恭稱

：「老師，師母！」不絕於口，留鬚無牙而精神活潑，稱已退休矣！一位叫葉樹滋，江蘇鹽城人，交大畢業後在國內服務多年，現在美國三藩市某工程顧問公司爲工程師精神甚健仍有少年豪氣。見面卽強拉我袖問：「認識我否？認識我否？」我當時，再也想不起！祇看見他一面孔頑皮相。他說：「我在揚中跟你學的微積分！叫葉樹滋！」我纔恍然大悟。相隔五十年偶然一見，真正快事也！又有薛瑾者揚中大畢業後卽到鐵路實習，我於一九四〇年在昆明曹溪寺鐵道部技術室當技正時，曾將他找來爲工程師作設計繪圖等事。

與他們幾位同時者有曹聚仁。關於此公，我在香港一九五五年，幾乎鬧出大笑話，當時報端有前進記者曹聚仁，幾次進入大陸，幾次著文頌揚中共政經之進步；我讀到他的文章，我就回憶他在中學時之頑皮懶散，很想去看看他，但自覺人家出名時去找他不免有趨貴之譏。多少年後查曹之自傳方知他是浙江桐廬左近的人，並不是揚州人。此次與朱恩隆兄見面時談到此人，據稱此公潦倒一無所成，方知兩人同名，此曹非彼曹也。」

一九二七年底接到南京國立東南大學聘書聘爲工學院副教授，教機械工程。東南大學旋卽改爲國立中央大學，當卽函覆準於一九二八年春季開學時報到，中學課程結束後，接連享受師生各別送行宴，不無依依，今日回憶起來，我對揚州中學有無限的好感，少年處境到山窮水盡時，到母校求救無不熱誠歡迎，「隆情厚誼」至今不忘。

## 南京中大故人妙事

一九二八年二月攜行李三件，手提箱、網籃、鋪蓋捲，（此爲當時出門之標準行李）由仙女鎮乘小火輪到鎮江再搭京滬火車去南京，到南京下關站，再乘小火車進城，到中央大學工學院見周仁院長，當承派定課程及教員宿舍。

宿舍同房爲薛紹清先生，無錫人，清華生，在美學電機現爲中大電機系副教授。

與薛兄閒談覺彼對中國文化造詣甚深，能詩善畫，下圍棋，會算命起課真中西全才，而爲人和藹，談吐幽默得此好友甚慰平生。

我當時薪水爲每月二百四十元，發薪後覺得口袋裏錢多得不得了，向來沒有賺過這麼多錢，當時每隔一兩個月回家一次，生活殊不惡。

機械系學生甚少，我所教熱力學、熱力工程、及材料力學三課，每課不足十人，所用均英文課本，照本宣講並無工廠及實驗室等課，工作並不吃力。

端陽節近，我要回家看太太，薛及其他同事堅留在南京過節，我堅不肯，大家追問何以堅持，余謂內人應於上月底分娩但至今無消息，頗不放心，須回去一探。薛稱不忙，「我代你起一課問問看」。彼當時即用三個古錢起課，起好後再三推敲不出一言。余再三追問，他方說：「你還是回去罷，不留你了！這次課上找不出孩子，你回去看看罷！」到家時，全院寂靜鴉雀無聲，見到母親，問：「靜

涵呢？」「她在房裏床上，」「孩子呢？」「生了個息胎，生出來就沒有氣了！」我說「噢！」心裏在想這薛先生的課倒靈！母親問：「你怎麼毫不驚訝！」我說：「我在南京就知道了！」「如何知道如此快？誰說的啊！」我就悶悶進房安慰安慰太太靜涵。

## 六朝舊都新興氣象

暑假後我將太太帶往南京住在石婆婆巷學校中教員家眷住房，每人一間房，有廁所，由學校廚房送飯每星期算帳，茶水由學校工役每日送三次，隔壁鄰居爲單基乾兄，唐山上海兩處同學，他的臉生得瘦削我們叫他三角板，爲人甚有風趣，現在在教電機。

同住不久我在城南四條巷租到私人房屋，共有三進，每進皆爲三間兩廂，我住最後一進之右間，左間的同學鈕澤全兄夫婦，中進右間有同學耿承夫婦。他們二位都在軍事技術學校教書。當時國民政府方在南京成立，萬端待舉而人才不足，技術學校在積極趕教電機、電話、汽車、公路各種工程之技術中級人才，他們教書時都穿軍裝，神氣得很。唐山土木學院的同學更忙着拆城造馬路，到處都看見交大的同學們在趕辦工程，大家忙得很，也忙得甚有意思。一九二五年的同學張劍鳴爲市政府工務局長，更忙得不堪，限期要將直貫南京南北的子午線公路叫中山路造成，他沒有辦法，日夜測量，開工後南北同時開工。到南北兩路接連時，兩條路不能接攏，把張學長急得要死，不得已用圓弧接通。

## 窮堂弟深夜來要錢

那時大家都累得不堪，沒有什麼娛樂都早早睡覺。有一夜睡夢中有人叫醒，說前面大門口有人打門要找我講話，我穿衣到大門口一問，原來是我三伯母的兒子叫廣善的來借錢，他說：「你是我們陳家人，你每月賺三百元，也該分些給我們用用！」這是中國傳統的想法，那時才十四、五歲，應該在學校念書，他偏由仙女鎮跑到南京找到我要錢，真怪。我家諸位伯伯祇有三房生了四個兒子，其餘四房都無子嗣。長子廣福早年不成材，自己出去當了兵，據人家說，當時以當兵最有前途，如果不死可有師長軍長的希望，那就闊了！此公一去不復返，大概未曾得發，否則必回來炫耀一番，二子廣信，好好先生學了生意，做人家伙計，娶妻生子，三子廣善不成材，後來就未聽見過。四子廣燮最小，我在鐵路時叫他學電機手藝，當時甚不高興，非要讀大學不可，後來成功了電機匠，十分得意有一技在身，到處可以吃飯。

## 工程師會我遇伯樂

一九二八年秋間中國工程學會在南京開會我為籌備委員之一。我負責交通，由我借用公共汽車二輛帶領會員參觀南京名勝如中山陵、明陵等地。我寫了一篇論文「列車阻力，機力拉力與機車載重之計算。」將我的本行寫了一長篇約有好幾萬字並加列圖表。開大會時我在臺上宣讀，並在黑板上寫畫



，結果得了首獎，並在當年「工程」雜誌上發表。

當時負責出版者爲交大滬校電機系一九二一年同學沈嗣芳負責，交由上海商務書館或中華書局印行，其紙張之好，印刷之精，圖表之清晰，得未曾有，以後每年出版，直至一九四〇年抗戰軍興方中斷，後來沈學長逝世，事與人亡。

公共汽車出城參觀，到達明陵前，我對諸工程師講此臺之歷史、構造及與中山陵之距離等，不意在說時，公共汽車掣動機鬆，汽車向下溜，溜到我右脛時，我隨即伏下，幸司機上車及時收緊掣動器，車停，但右脛已經壓傷不能走路，另由小車送我去校醫診所救急後，再送回家休息。一二日後即回校上課，但此傷以後每冬受寒即發，三四年後方較好。

我在演講時有鐵路機務人員在座，當時津浦鐵路機務處長楊毅在座，即對工學院院長周仁示意要調用。有一天周子競院長來找我說：「楊莘臣處長對你的論文非常欣賞，不但文字寫得好，就是內容在中國鐵路界也是聞所未聞。因此他要找你去天津機廠廠長！」「院長指示去不去呢？」「我們工程師要學以致用，工程不是紙上文章，有此機會自然去！」此後即開始鐵路生涯！